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重編瓊臺叢書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梈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錄監生臣潘大武

欽定四庫全書

重編瓊臺彙卷十二

明 邱濬 撰

序

送惠州李知府序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世謂之邦君以其於民有君臣之道也謂之民父母以其於民有父子之恩也謂之民師帥以其於民有師弟子之義也民生三事郡守備焉

其責任之重誠未易盡也盡之者代不數人嗚呼求數人於數百年間豈易得也哉長沙李君明遠蚤以進士拜行人司正出知蜀之叙州府其政聲固已籍籍在人耳目間近世縉紳大夫屈指數良二千石君必預焉尋丁家艱解官家居今皇上復正大統之明年起復改知廣之惠州府命下惠之人士寓京者聞之喜相告曰是治叙州有聲者也侍御郭君以贈行序見屬且曰君必欲得予文以故不敢辭予惟民生於三惟君惟親惟師

郡守兼焉其所係誠重也已歷觀往古盡茲道者蓋鮮
陳寵治郡任王渙以簡賢選能任鍾顯以拾遺補闕雖
明君之治國不是過也黃霸治郡力行教化而後誅罰
務在成就安全雖慈父之畜子不是過也文翁治郡招
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行縣必與諸生明
經飭行者俱雖嚴師之授徒不是過也若是者代無幾
人人或專一事鮮能全之以一事名史尚以為美談况
其全也哉所謂全者必如孔子所謂庶而富富而教孟

子所謂井田之制學校之教斯為至耳秦漢以來言治者皆苟而已自非通經學古號稱通儒者烏足以語此也哉李君以經為學以儒發身是蓋嘗志聖賢之道者也故于其行也敢以是望焉

送潘給事中知興化府序

皇上復正大統一新庶政而于生民利病尤切加意焉首舉祖宗更賢育民之典去守吏尤無良者數十人妙簡在廷之臣以補其處於是刑科給事中潘君本愚得

福建興化府知府廷辭有曰凡鄉人之聯仕於朝者謂
予以文字為職不可無一言以為君賀夫以天子左右
侍從之臣得一郡守古人雅意本朝者所不樂就也而
惓惓必欲一賀者誠喜其道之得行也士之仕也恒慮
不得乎上受上知矣或拘於職而澤不克以下施澤得
下施者又多不為上所知焉道之所以常難行者坐此
故也今君輟法從之近以有民社之寄不惟心結於上
而澤又將得以施於下焉道其由是而行乎仕而行其

道其於所學也可謂無負矣蓋道出於天具於人全於
聖人主其責者君也分其責者臣也士生斯世所以學
聖人之道而咸有志於為斯世之用者豈直為身謀哉
將以行吾道耳不得乎上其施之也無階不親乎下其
受之也無地得階以施吾道有地以受吾所施則道行
矣如是而猶有不樂焉志於行道者不如是已君學古
而通經其于致君澤民之道講明有素遭際聖明出入
禁闥為上所知名膺拔擢而付以千里生民之寄所涖

而治者又得夫海濱鄒魯之地學道易使之民而其澤
易以下流道之行也可必矣敢以為賀雖然道固行矣
而未至大行也古今人以郡守入登宰輔者往往而有
予不敏他日尚當泚筆大書以為得道大行之賀

送潮郡黃知府序

古之人治潮有聲者吾得二人焉唐韓文公宋陳文惠
公是已二公俱以除鱷魚之害著聲當時流芳後世世
之人卒莫有能優劣之者予竊以為戮之也以力感之

也以誠力則動以人誠則動以天此二公優劣之判也
噫繼韓之後有陳陳之後寥寥數百年未有繼焉若今
守吳郡黃侯豈非間二公之風而興起者乎侯自下車
以來一惟二公之治潮者是法其心尤切切焉惟除民
害是急雖古今殊時未嘗有鱷魚之除而其所以除害
之心初與二公不異也然鱷魚之害僅及海濱鮮食之
民而吾都鄙鄉遂之民則固無恙也且彼異類冥頑不
靈初非有意害人人適遇之因以肆其毒耳非若人與

人同類也顧乃噬人以肥已傷物敗類靡所不至其設
心措意罔知紀極其害非直鱷魚比也居民上者苟恬
然不知怪佻佻俛俛袖手旁睨而不之問焉豈天子命
官之意哉夫師其心而不泥其迹善學古人者也侯所
為治雖不拘拘于二公之故步而其心則殆有合焉所
以繼陳公之斷緒于數百年之後者非侯其誰望哉雖
然圓物以術術或有時而窮制物以威威或有時而褻
又孰若一誠之為至哉是誠也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

心大可以感天地幽可以通鬼神金石可洞豚魚可孚
風可使之反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河蝗可使之不
入境珠可使既去而復還况夫齊民也哉侯誠始終此
誠而不雜則沂陳以上繼於韓也不難矣則夫治潮有
聲者二公豈得專美於前哉侯報政趨朝書最將還府
丞李先生潮人也命予代之言以為侯贈予間侯有志
古人者也故以古之人望焉

送武昌章知府序

賢雋之士如良金美玉然隨其所在而光彩燿煜旁達
四出則雖雜蓬藿瓦礫中而不可掩者自然迥與他物
異小夫孺子足不入城市目不識珍異固未常見也偶
一見之未有不驚詫而愛慕者也又況置之通衢大肆
中而為深識廣見者所接近乎予友桐城章君絲綸世
所謂賢雋之士也登乙丑進士第擢給事中未幾左遷
趙州判官尋知州事居憂解任起復為應州秩滿起陞
武昌知府方其自法從遷趙州也奔走州縣間與羣吏

伍宜若不復振作矣然治聲熒熒然聞燕趙間入其境者嘉其政接其容者醉其德人之敬之無異在禁近時然及移應州極邊之地戎馬之衝其事之難為又有甚於趙者而其政績之章章視趙為益著而人之敬之嘉之者又益加多焉所謂良金美玉隨所在而光彩熒熒而自不可掩君其是哉君其是哉雖然金鍊數而愈厲玉用久而益澤吾知今之守武昌也其治在會府下其職任之重土地之廣人民之多事務之殷較之前政奚

翅千百其堅強之質溫潤之氣發越之光於是乎愈可見矣譬則良金美玉在通衢大肆中者也則夫人敬重之賞識之者當百倍於前異時鑄為鼎以象夫物用為璧以薦之天又將于是乎取之予交君久而知之有素蓋所謂金玉君子者也故於武昌士大夫之請即其有而似之者以為君之官之贈

贈廉州邢知府序

嶺海之民困極矣而海以北三郡為甚就三郡論而廉

尤甚乃成化戊子秋七月朝廷從巡撫大臣言擢廉郡
太守林君於臬司俾巡海以北而輯寧其人民乃以戶
部主事宜山邢君直夫補其處特賜璽書而付以守禦
撫安之任命既下凡嶺海人士寓京者莫不忻忭嗟嘆
以謂五六年前者有此舉則此方生靈當不至於此極
也言而繼之以太息流涕者有之或曰廉郡得邢君固
幸矣而邢君以名進士通朝籍遽屬地官持心勵行固
不下於人人之不必如君者往往位通顯得善地君何

幸乃得此殘破之區涖此瘡痍之民名雖二千石實不
及江南一小邑也雖有才能將安施乎予曰此正朝廷
所以用邢君意也夫居官於善地雖以中人之才苟有
志焉皆足以自見於時惟夫勢之不可為力之不足以
為用則無財役則無民於是而能起其廢成其功然後
見其才之大過人耳朝廷用邢君而特有璽書之賜其
意或出諸此乎雖然予於邢君茲行而有以卜夫三郡
治亂興衰之機夫有此天地即有此方域有此方域則

有此人民固未嘗一日有地而無民也自尙夷構禍以
來今踰十年矣其人民死於寇死於饑死於疫死於官
軍十無二三矣失今不為之所吾恐數十年之後併此
所謂二三者亦盡矣豈天道生生不息之意哉夫天道
三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窮則變變則通此方亂極而
治哀極而興其在邢君茲行乎君行矣其尚體朝廷愛
養元元之心憫此困窮之殘民食之飲之衣之被之煦
嫗之保障之休養生息之肉其骨翼其卵父母妻子其

血屬隴畝其汙萊棟宇其荆棘使之復有生之樂而重
得為太平之民豈非君之大賜哉夫然則芳名美譽與
此方山川同其悠久矣裴主事秉彝郡人也喜郡得賢
守而鄉人將有蘇息之期求予贈言予家與廉鄰於是
邦有被髮纓冠之義故亦喜而為言如此云

贈曲靖蔡知府序

成化五年春王正月萬方會同大明黜陟乃去郡守之
尤無良者慎擇其人以補其處于是擢南寧府同知天

台蔡君廷白知雲南曲靖軍民府事命既下議者謂若以通練之才處畿甸之間當繁劇之任尚不足以盡其用今顧置之遐外之域山窮水絕之處以臨夫侏儻鄙野之民不亦枉其才耶余曰不然此正朝廷用人之深意也今夫內地華民禮義素明風俗素淳政化素行苟得中材因其俗而施之以新政若因丘陵川澤以為高卑用力少也若用健馬駕輕車驅馳于康衢大道之中無阻礙也夫人能之無俟于擇焉若夫官遐外之地治

鄙野之民而使一旦施新政以變其舊俗曷以異於平
地方覆一篲乎範我馳驅于荆棘阨塞之間乎用力多
而齟齬難行也必矣非慎擇其人曷足以勝其任哉雖
然孔子之聖猶欲居九夷而班史之傳循吏亦詳載夫
異俗之治是故脩庠序之教于桂陽者衛子產也行嫁
娶之禮于九真者任公孫也通商賈之貨于合浦者孟
伯周也滇南之在今日亦猶諸郡之在漢也君誠不鄙
夷曲靖之人而以中國之治治之聖人之化化之異時

之傳國史者亦將大書特書以著君之治績如班孟堅之於衛任諸公焉君將之任其鄉人官諸朝者徵言贈行而以屬余特舉漢循吏之治異俗者以為君勉

送金華周知府序

金華東南文獻邦也自宋元訖于國初儒學之盛彬彬濟濟踵武相望一時稱文獻邦者歸焉亦猶春秋時之有魯鄒東漢季之有汝潁也文獻之邦非得儒者以治之則弗克以稱厥任大治周君子正以膳部正郎拜知

金華府事行有日宗人府儀賓王君求予言以贈行君
安成彭文憲公之高第弟子也以春秋經中庚辰進士
第歷官兩京造次必於儒者予喜其以儒者而臨文獻
之邦其必得夫治之之要而愜于士論也已然予於此
竊有疑焉試舉以問之發自宋南渡以還呂成公陳龍
川唐說齋同時並興各以其學鳴于一時自時厥後北
山何氏實得朱子之正傳以授王魯齋而金仁山許白
雲以次相傳時則有若永康之胡浦陽之柳烏傷之黃

東陽之張蘭溪之吳皆以文章擅名天下不特乎此白
麟溪之鄭累世同居又以義聲藉藉著聞遠近迨于國
初景濂先生佐我皇祖開一代文治當是時又有若王
許吳胡蘇戴諸公實佐佑之鄭氏之彥亦有若濟若沂
若栢者焉一時清才碩學天下宗仰何其盛也今距其
時幾百年聲名文物宜其歷久而益盛然近日婺郡之
民風士習回視於其前殆若有不及焉者何也蓋必有
其故矣予求其故而不可得謹因君之出守也試一問

之君至郡蒞政之暇試為求其所以致此者幸因風以見教雖然古之善為治者咸以正風俗興人才為當務之急文翁化蜀韓公化潮皆非有所因也尚能興起之至今兩郡之人百世猶有賴焉况婺故文獻邦前輩典刑去今未遠一旦作而興之以復其百年之故處夫豈難哉君以為何如

送瓊郡葉知府序

瓊郡自昔號稱樂土而以易治聞于天下也舊矣蓋以

一郡獨居海中無比壤接境也民皆安土無流庸外徙也冬寒不甚無皸瘃墮指之苦民不憂凍也田歲再收兼有山林川澤之利民不阻飢也竒香異木文甲毳毳之產商賈貿遷北入江淮閩浙之間歲以千萬計其物饒也風俗質樸資性異悞鄉無武斷豪奪之家俗鮮椎埋慎伎之習其人淳也出賦止於供軍無漕稅輸將也養軍止于守土無外繇更戍也凡此數者皆他郡所無有誠所謂樂土而易于治矣然而世之仕者往往以難

稱而不樂往何哉噫有由然矣豈非其人器弗宏歟才
弗瞻歟望弗隆歟皇上復正大位之明年詔以台州府
同知葉侯為瓊州府知府命下之日予往候之一見之
頃即得其為人大凡所謂有器有才有望者侯真其人
哉蓋器必宏然後有大受之地才必瞻然後有運用之
資望必隆然後有以愜物議而厭衆心是三者他人有
其一則雖以之治四通五達繁劇要害之郡且無不可
者况侯兼而有之也哉夫以兼人之德臨和樂之地易

治之邦非惟政事得其理民庶賴以安吾知一方之山川鬼神草木鳥獸亦莫不寧者矣嗟乎瓊山人何幸得有器有才有望如侯者以父母師帥之哉侯昔佐肇慶嘗奉藩檄督戰舟於海南北諸郡留瓊者閱月瓊之父老觀感愛戴恒有盍不我牧之歎今侯之往式符其願先聲所至其喜可知矣故予於侯之行謹書以為贈以助吾鄉人父老之喜云

贈瓊郡王太守序

瓊州府知府缺員部使者章猶未至天官卿聞之謂其屬曰瓊郡去京師萬里顛顛居大海中屬邑十支郡三人民數十萬其命繫于守一人守一日不可無也亟擇其人以名聞命下乃刑部正郎王君宗周也一時公卿大夫士同一朝者咸以瓊郡得良二千石為予賀予詢其實皆曰君自第進士即筮屬秋官凡厥攸司事有疑難輒以屬君君于法比而仁厚惻怛之意恒存於明慎詳審之中經君所論斷者人咸以為不冤嗟乎吾郡何

幸得不寃人者以為之父母師帥哉君廷辭有日子念
吾人十數年來無罪而受人之寃者多矣一旦得君以
解其寃煩幸因其行請即朝之公卿大夫士所以賀予
者轉以為吾鄉之人之賀胡賀爾賀其得不寃人之人
以為其父母師帥也於戲吾鄉父老若朋儕暨諸子弟
明聽予賀言吾與爾厥祖若考均生茲邦自吾有生以
迄於今髮種種矣見吾之守若倅亦既多矣民有事逮
至不寃之者亦云鮮哉矧無事而克推其不寃之心以

不究其無所究尤其鮮有今吾人何幸得仁厚惻怛明
慎詳審之父母師帥以養以教以全吾人之生以明吾
人之性哉自時厥後爾之有罪惟當爾之無罪亦惟當
爾有益藏爾其自用人不爾揭爾有田廬爾其自义人
不爾擾爾之是則是非則非人不爾變幻爾之有則有
無則無人不爾易置爾齊民也不人隸爾於尺籍爾良
人也人不蠲爾于奸宄爾之肌膚爾其自保愛自今人
不惜酷爾俾爾身疚瘠爾之貨賄爾其自儉嗇自今人

不攘櫻爾俾爾室空罄昏莫無人叩爾門戶出入無人
撫爾長短爾寢其安爾食其旨爾骨肉其完全若斯之
類皆爾前此十數年欲得之不可得去之不能去者一
旦得之去之予用是豫以為爾賀爾自今伊始其各守
爾分供爾役輸爾租調非爾固有弗取非爾當得弗爭
非爾宜為弗行惜爾身保爾家和爾弟昆教爾子孫親
爾族姻睦爾鄉黨里鄰父訓其子兄諭其弟老長囑其
幼少以毋違爾父母師帥之命吾言雖耄爾其聽之哉

無數君至郡蒞事攸始幸召諸士民以予茲言示之於
戲予言尚其有徵哉雖然予于是又不能不為吾鄉人
父老朋儕子弟慮方今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股肱大臣
孜孜以求賢圖治竊恐吾使君之惠不久專于茲一邦
也漢廷張于之任所以使天下無冤民而民自以為不
冤者朝廷方將有待於君矣乎于是乎書于帛以贈

贈瓊州府知府彭公赴任序

入國朝來瓊郡守以王伯貞先生為首稱先生吉之西

昌人吏部尚書文端公父也自時厥後能繼其芳躅者
蓋不多見乃歲辛丑安成彭公彥積以辰州守起復改
知吾府事瓊人氏寓京者聞命下走相報且相賀曰吾
人不蒙吉人惠者七十餘年矣十干十二支相配又踰
十年始再得吉人豈天閔吾人困斃已極而將甦之耶
抑天生良守不易而郡得之亦有數耶謂予不可無言
以預為吾郡人賀予謂國家奄有四海而南北之勢視
東西為尤遠瓊在極南之徼又越海而過之吏于茲土

者恒遠其地而外其人任而能以遠近內外異其志
節者閱數十年久而僅一見若伯貞先生者非但今鮮
恐古亦不多得也嗟乎瓊之地之人固遠且外矣而中
州士大夫仕于茲者亦何忍以遠且外自待其身哉此
無他中心無主因境而遷逐物而移耳嗟乎安得治吾
郡者皆中心有主之人哉予聞父老言伯貞太守澹然
無欲忘已勢而盡人之情視民以子處官事以家一時
雖無赫顯功然在郡十有六年斯人之受其惠也多矣

今距其時近百年而人之談其美者如昨日然繼其後者非無閩浙江湘之人求其心有主而不為境物遷者百年中所共稱者止一吉人而已郡之人習知吉人之政之善意吉人無不然也一閩吉人喜動顏色走相報且賀豈無故而然哉今彭公出廬陵忠節之鄉為安成鼎族乃前提學東軒先生僉憲一齋先生之從子文憲公之弟詹事公之兄以名進士擢任司理出知辰溪綽有令譽家有宦譜鄉有典刑治有顯狀一旦而臨吾郡

吉人善政之效殆再見耶予與詹事同年登第交好者三十年若兄即吾兄也故自公為舉子時予已知之有素其不負吾人之望也必矣吾郡之人再蒙吉人之惠也必矣故于其行述鄉人意為文以贈之公至郡貳守永豐楊君通倅文江楊君二人者皆吉產也尚相與同心協力以甦吾人使郡人士曰前此一吉也尚能為吾人福矧一堂之上而三人合席也哉

贈瓊郡太守張侯赴任序

昔皇極聖人欽時五福敷而錫之以福天下之民然而一人不能以兼濟也于是乎就庶民中擇其秀而好德者福之使之分土受民隨所在而福其民焉嗟夫天下大矣安得有福而德之賢千百輩分布州郡間以福斯民哉吾郡去京師萬里中州士夫以其遠而僻也領郡去茲輒有不豫然之色惟鄱陽張侯德威以太僕寺丞出知吾郡事命下之日畧無幾微不平見于顏面顧忻忻然謂其所知曰某平生有志用世思以所學推以濟

人徼倖一第得一邑如斗大念惟先哲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于人必有所濟盡心竭力不敢暇逸方得有端緒而遽有馬政之司徒以一事之任而僕僕奔走道路間今幸得郡于嶺海之間地大而人衆如古侯封疆域然庶幾足展所蘊以償夙志乎其鄉友太學生項森舉侯言以告予予惟洪範五福攸好德其一也侯得郡于遐外不徒有安和之色而又有好德之言所謂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者侯蓋有之是宜皇極之君錫

侯以二千石之福也侯真福人哉古人有言朝廷有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小人然非其人有福于已則亦何所本以福諸人侯真福人哉所謂福者非他德而已德而好之必謀猷足以造是福施為足以成是福操守足以疑是福而有以立富壽康寧之本然後斯民賴以安集成全之而不罹于貧憂惡弱之極焉嗟夫吾郡吾人何幸而得有福有德如侯者以為之父母哉昔人謂部使者得人為一路福星子則以為環千里而為郡郡

而有良二千石則亦千里之福星也分野于斯居其所
而有常舒其芒而久照豈徒行一時分一道而已哉予
老矣去家萬里欲歸未得何幸身親見一郡福星出自
天駟而駐景揚光于婺女之墟以敷錫我三州十邑之
民之福哉故不勝喜而序以贈其行

送鍾太守詩序

羊城詩人在國初時有孫仲衍黃庸之王彥舉李仲修此
三四先生者使生當唐盛時當與韋蘇州柳柳州輩相

頡頏溫李而下不論也去今未遠繼者已寥寥然若今
順德鍾君必華亦豈多得也哉君在學校時已有詩名
及仕知賓沔二州政聲與詩名日颯颯乎著夫人之耳
韓子所謂性能而好者蓋庶幾焉余聞君名久而未及
識今以九年秣滿需選京師始會君于寓所目其容偉
如也耳其言溫如也及出示所和晏鐸輯明盛詩格調
不凡音響清越蓋有得于前諸公者然後信所見有過
於所聞而名下果無虛士也居無何拜命陞知廣右太

平府事將之任道必過羊城白晝錦衣榮歸故里或者
豫喜以為君榮嗟乎此淺之為丈夫者所以沾沾自足
也豈足為君榮哉余所以喜君者以其益得推詩之用
以見之為治使民曉然知詩在天地間果非無益之空
言是則可喜耳自三百篇後詩之不足以厚人倫美教
化通政治也非一日矣風雲月露花鳥蟲魚作者日多
徒工無益是以大雅君子不取焉君子所取者唐李杜
李杜而下有韋柳二人者皆郡守也考其平生所作佳

者往往在郡齋燕集之際因俗設禁之餘聲習所加自足成化回觀衆作真如丹砂空青世外物寶何益之有哉君承鄉先正之後得韋柳之位廣詩之用以導化邦人感發其善心宣道其湮鬱以厚人倫以美教化使太平之民翕然太和真有以稱其名焉則天下後世稱守之能詩者必歸焉而與韋柳並傳于無窮也必矣豈非有以為鄉先正之光乎君志廣而才周于事無所不能而余獨以詩為言者舉其長敘諸卷端使人知求君于

大而區區所以眩俗者不足道也

送劉端本知興化府序

古端劉君端本登天順庚辰進士第擢尚書戶部主事
陞員外郎進郎中歷官十有九年始拜興化府知府同
年登第者至是往往擢長方面或佐都臺而君乃始得
一郡所轄僅二縣戶僅踰萬數疆域人民粗可視江西
南一望縣命既下朝士大夫多為君不平焉鄉人在京
者來徵贈言且舉衆言以諗予予惟興化閩中文獻邦

也疆域雖狹人民雖眇而風俗素醇文學素盛仕宦之家素多歲大比登鄉書者幾居八閩之半會試南宮中甲科者無虛榜由乙科而分教天下者在在而有疆域不出數百里而其人仕者散見于千萬里之外版圖僅踰萬戶而其天民之秀分布中外者亡慮數十百人凡此皆他郡所無者也郡邑以人才多寡為大小風俗醇薄為上下而戶口之登耗不論焉得郡于此而治之亦得以行其所學矣乎自予居京師多與其賢豪游頗知

其民風士習之詳所謂豪俠之徒武斷于鄉曲者無有也圍奪之家豪植以為强者無有也告訐之徒珥筆以健訟者無有也舞智之吏猜禍而伎害者無有也推埋之盜博掩而公剽者無有也訾毀之言巧言而醜詆者無有也慎伎之俗驕揚而恣睢者無有也宦家子弟恃其肺腑之勢而公造請託者無有也倦游士夫假以嘻笑之怒而詭辨關說者無有也於凡天下古今所謂不美之事薄惡之俗於茲郡咸無有焉豈非善地乎泣善

政馭善民而為之師帥父母豈非幸哉雖然予所聞者
前二十年之故也風俗遷移歲異而月不同今日其尚
然乎哉否邪予不得而知也君行矣試以予言求之果
有如向所云云者乎無也雖然君子盡其在已者而已
彼之有與無政不必計也使其有之而吾之心不可以
不盡盡之之道何如平而已矣何也吾為人之郡之守
也而吾之鄉亦有郡守焉吾治人之郡之民也而吾之
家亦齊民焉鄉也人之守吾郡治吾人也其政之良與

否吾固嘗是之非之今何怪乎人之是之非之于吾乎
反觀內省彼是者之是吾從而是之益以勉彼非者之
非吾從而非之亟以改如是則得其平矣孟子曰君子
平其政予則以為欲平其政必先平其心吾平其心以
平其政彼之不平其心反其是非之實肆其毀譽之端
未必人人然也必有平心之人以平之吾弗與知焉可
也君行矣請以平之一言以為之官之贈

送慶遠葉同知序

廣右地多獠獠其為居民害也久矣而莫若近時之盛
蓋其性習兇獷輕生樂戰一聞赴鬪即挾刀弩以從事
惟恐或後顧惟財帛牛酒是好而自視其性命如草芥
即不幸斃于兵其父母妻子視之亦不甚惜且又習其
山川險隘出入溪澗攀援樹木如猿猱然而我官軍惜
性命畏瘴毒而守將又多以謹厚存心每每以生事為
戒因循苟且度歲月以須代而已間有撫機出奇者遇
賊有可乘之機可用之間而權不已出苟或冒險為之

萬一小失利則怨譖加之矣甚或得罪焉以故賊勢愈熾而民愈不聊生民之居市井者藉城以為保障負郭之田猶得以耕獲鄉落之民去城郭特遠賊之出沒無常而官軍不能以時救援方耕作而牛為所奪遇收歛而穗為所躡一牛之直至于數金破一家之產不能具一牛得一牛不足以耕一歲今歲僥倖以過嗣歲復然遂至無一歲不然嗟夫民以食為天食以耕為本今為民不得耕則無以為食無以為食則富者不免于貧貧

者遂至從賊將見民日少而賊日多其勢不至于盡為賊也不止嗚呼居民何恃以為生乎官府何恃以為治乎予少有志于用世而于邊防機務頗究心焉然皆得于傳聞非目擊也今予友古端葉夢吉以鳳陽府同知改任于慶遠慶遠廣右之衝也夢吉亦嘗留心世務者幸因其行書予所聞者以送之俾即其地審其實焉果如所聞者否耶誠如是幸求所以備禦之方善後之計是亦其職分所當然也

贈潮郡周貳守序

潮郡與閩境其風土習俗語言嗜好大率相同以閩士而治潮之人無以異乎居其家而自臨其鄉郡也故其為力也易而見効速長樂周君惟高閩產也以鄉貢進士試禮部得校官屢矣而不屑就久之假舍選以發身銓試居第一首擢潮郡貳守潮之人士寓京者間是命喜相語曰得周君以佐吾郡何以異乎吾鄉之人自治吾人也哉其諧于土俗協于人心也必矣四邑之人庶

其有瘳乎咸欣欣然有喜色走謁予求文贈行且告予以所以喜之故予曰胡喜乎哉前此治若郡者豈皆遠地之人哉今其治效何如也昔之人治潮有聲如韓如陳或居南陽或居閩中其地相去何啻千萬里而其政事之施教條之布雖其里之嗇夫家之父兄不若是之宜且切也治否在乎其人而不以地彰彰明矣胡喜乎哉其中交君久而知之深者進而言曰某輩所以喜者非無故而然也蓋有由也周君家世業儒以經術為學以

仁禮為心其諸異乎大言而無當任情而拂眾者比言
決不至與心違行決不至與迹反一旦施于有政鑿鑿
乎如菽粟之必可療飢布帛之必可禦寒藥石之必可
已疾而顧人之生也審矣况其里居境壤相近而于吾
之土風民俗又素習之者耶此某輩所以喜也嗟乎諸
君之為此言其必有所試哉何其稱美之不容口如是
也抑予聞之理之在天下推諸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
準出于天理者自然合于人心不以遠近彼此而異也

黃霸之生不必隣于潁水文翁之產不必近于庸蜀然其為郡皆以治稱者所行合于天理自然當于人心宜于土俗矣周君之為人誠如諸君所言則其所存所學雖以之用之天下施之異域無不可者不必近壤也其治之必效澤之必究尤為易且速焉耳此潮之人士所以喜與予叨以文字為職業喜隣郡之得賢佐也故樂為之言以助其喜俾其人士書諸帛以為贈行序

贈瓊郡陳同知序

錫山陳侯以泰安州知州需選天官陞瓊州府同知瓊
之人士寓京者聞命下爭趨走其寓舍瞻拜焉既退私
相語曰瓊之民有幸矣去年得袁公為之守儒者也今
年又得侯為袁公貳亦儒者也以儒佐儒吾郡三州十
邑之民庶其有瘳乎語既人人喜動顏色明日走報予
曰吾郡又得賢佐子知之乎吾與子之父兄鄉黨下及
草木禽魚皆得霑被其教化沐浴其膏澤矣子寧不喜
乎喜之可無賀乎賀之非文不可也顧今京師學士大

夫非無能文者必吾郡人然後知吾民情風俗之詳賀
侯之文子毋庸辭予忝以文字為職且郡人也袁公之
行既謬言以贈之矣今侯之行又奚容默哉雖然侯儒
者也不出戶庭已于天下民情風俗無所不周知非必
躬履其地耳聞目見然後知也則于吾郡之民情風俗
皆侯平日博洽中一事而又何待予贅哉請言其畧吾
郡獨在海中廣輪幾三千里其地廣矣廣足以有容宜
其民之衆今反寡焉嶺以南自昔稱多奇貨而吾郡所

出者恒什八九其物產衆矣物衆足以自饒宜其民之富今反貧焉朝廷以其地去京師最遠特優待之凡百徵需比內地百不及一二其賦役輕矣賦輕得以有營宜其民之逸今反勞焉比年歲屢登斗米僅十餘錢宜其民之有餘矣而耕者往往告飢府若州若縣學校共十有四科目外歲貢士計十年總其凡無慮五十餘人宜其人材之衆矣而仕者恒不多見是五者宜若有餘而反不足矣豈無其故哉事之如此比者甚衆是蓋其

易見者也予竊疑之久矣每求其故而不可得幸侯之
往試一問焉所以致此者必有其故矣誠求其故而得
之剔其蠹塞其源逆閉其塗而復其常處則三州十邑
之民信乎其有瘳矣則夫教化之霑被膏澤之滋潤庸
有窮乎

贈瓊郡林同知序

予友天下士多矣而尤厚于鄉人鄉人中最相厚者羊
城則林宗敬也宗敬弱冠領鄉薦慨然有志當世以為

今世仕者非進士科不必得顯官孳孳焉留心舉子業于凡經史子集苟可以資為文者罔不研究而于三五篇詩用功尤深歲甲戌初試南宮得乙科不屑就丁丑再試又如之以至于庚辰甲申丙戌三試皆然乃喟然歎曰吾之于學未必不如人也而進士卒不可得豈非命耶乃就選調得瓊州府同知予瓊人也何幸得平生故人以佐吾郡乎況今主郡者清漳蔡公叔清亦予友也而今而後吾知吾郡三州十邑之人庶幾得所覆

庇矣乎而區區遠宦萬里外垂白老親亦將賴以慰安之少寬其倚閭北望之思是則一郡之人之幸尤莫予幸之甚也雖然予固幸矣然予一家之私未必一郡之人之公也使吾郡之人咸咨嗟怨望而吾一家獨欣欣然有喜色予心安乎且予於宗敬友誼素篤而予一日少長焉則固兄視予矣凡其之官或內或外予皆不能無贈處之言而況於吾郡乎則其所以勸勉規儆之者又不可以但同衆人也請問宗敬所以違膝下去鄉井

間關萬里外歷十數年以希朝命之榮也果誰為乎亦
曰以行所志榮所生而已假使宗敬一舉即登高第可
以得五品官位大夫乎否也得以晝錦還鄉面慈闈以
解其離憂乎否也得以佐大郡臨吏民以施其政教乎
否也三者皆未必遽得也今一登仕籍即階穹秩縷金
以為衣鏤銀以為帶便道還鄉稱觴獻壽母子兄弟敘
天倫之樂以為族姻閭里之榮况所得者大郡地方三
千里支郡三而屬邑十人民數十萬家又當鄰郡凋弊

之秋而獨富盛安樂如平時出則飛高蓋躍滇池綠駿
鳴騶載道前呵後擁行者屏息道左以俟其過入則居
黃堂據高座屬吏抱簿書魚貫以進輿臺皂卒左右侍
立屏氣側耳以聽其處分回視彼之登甲科者方且服
事大僚惴惴然逡巡却立如新婦之事嚴舅姑然一出
詞一吐氣不敢少肆果誰為多哉雖然得之榮既踰其
限則失之辱殆有甚焉者矣所以保而守之其道尤難
惟勤惟畏其庶矣乎蓋勤則無怠事而上之人不能目

我以罷軟矣畏則無肆心而上之人不能名我以貪虐
矣而又守之以誠濟之以斷本之以仁恕則在宗敬者
可以常保其榮而在予者亦得以常恃其幸矣夫豈但
一身之榮一家之幸而已哉

送伍通判序

國家承平百年海內無事久矣仕者恒以得山水之郡
為樂然郡之有佳山水者多臨邊徼當孔道或其地瘠
民貧俗不尚文學不然則其民悍戾喜鬪訟多推剽之

盜武斷之豪訟牒紛冗欲求一日之暇有不可得者是
以往往不如其意幸得佳郡皆無是數者之累矣而其
人又多喜事功貪聲利胸中擾擾不能斯須寧者故雖
得之而不知其為樂予友羊城伍君尚節簡靜之士也
為人忠實無他腸不設城府為崖岸與之交往數十年
恒如一日蚤膺鄉貢試禮闈辭校官入太學者十餘年
今拜命為寧波府通判四明山水名天下形勝偉特羣
山秀拔湖蕩清溢眾流斯委號為東南奧區內絡湖渠

原田交灌外濱張海海錯雜出號為東南樂土詩書之
澤相染絃歌之聲不絕世宦之盛如史如袁文學之尤
曰麟曰鳳至于理學之宗則又有若楊黃諸人流風餘
韻至今猶存號為東南文獻之邦向所謂數者之累幸
皆無之而君又居倅貳之職上焉有守以總其繁下焉
有屬以分其詳君居其間以簡靜之德臨淳厚之民豈
非地與人相稱哉惟簡能御衆之繁惟靜能應衆之動
以此佐其長臨其下無難事矣苟其身自處于委瑣紛

擾之中自治且不暇而況治人乎而況樂山水之勝乎
君甚稱是官而官又與地相稱可謂得其樂矣凡相與
厚者咸贈詩贈君行子尤厚者故為序

贈段通判考滿序

古人於官聯有朋友之義情好洽而志嚮同相觀而善
故能共成事功以著休聞于無窮所以然者合以義而
不利焉耳永平太守周君德明以其同寅段君汝濟
之倅郡三年也將上計于天官不遠數百里以書抵京

師求予文贈之予于是不獨見段君之善于佐政而亦因以得周君之察察相得也古道不見于今久矣夫以東西南北之人偶聚于一堂之上苟不舞智以相傾軋用術以相籠絡斯可矣况望其相觀而善如朋友也哉諸君之為政與其所以相與者予不得而盡知也即其求文相贈之意推之則其能以義相比可知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入乎義則出乎利義利之不並立如薰蕕冰炭之相反也彼孳孳于義此汲汲于利其能以有合

也哉其有所合者必有所同也雖然同亦非君子之所尚也易不云乎君子以同而異而孔子亦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固不可以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守曰可而倅曰不可守曰不然而倅曰然同其理而不同其情是之謂不苟同若同聲附和心不然而口然之則是雷同而已矣義果安在哉國家用人必歷九年而後遷他秩汝濟以名家子發身儒科倅是郡今甫三年其優異之聲已燿燿乎其昭著如此其尚圖惟厥義于其終哉

圖厥終如其始異時京畿列郡間有守佐俱廉能著稱
致璽書並褒而陞秩賜金必永平也夫謹書以俟

贈郭通判考滿序

予友永平郡守周德明以書抵京師謂予曰某之同僚
有郭景深者齊之長清人也以太學上舍生解褐來倅
府事未幾以憂制去服闋復來倅于茲向者一府之事
皆在所判今則專職馬政矣既三年滿一考將報政于
天官敢求一言以為榮滿之賀幸毋靳予惟古之稱長

民者曰牧蓋有取乎孳牧之義謂長吏之于民亦如牧人之于畜也牧人之善于牧畜者必循乎其畜之天時其飢飽以遂其生達其喜怒以暢其情馴伏其心不使至于泛駕調節其氣不使至于敗羣順其時而游之以繁其類適其可而用之以不盡其力夫如是則孳牧之道得矣長吏之於牧民也亦胡獨不然周君之治永平數年于茲矣循良之聲日聞于朝蓋深有得乎牧人之理是雖其平日德學之餘之推然其察察諸公亦不能

無裨助之力焉則是郭君向也佐守以為政固已知即
牧畜之理以牧乎人矣今焉職專乎馬政顧不能推牧
人之道以牧乎馬哉是宜其居官三年事無過舉馬蕃
息而民安樂之茲行也必以最書自茲以往政聲益揚
必將有不次之擢其名與位殆不止於是矣姑書此復
周君且以俟焉

送陳推官序

刑者輔治之具聖人不得已而制之者也非不得已則

不用也蓋制刑所以止刑得已則已矣然則國家之有刑官其亦不得已而設與司刑者常能以不得已存諸心必至于不得已然後用之則受者與我俱無憾矣豈不稱其職與今天下百司衆職皆以有事為能政績可書為稱職掌國計者以府庫充牣為稱司民牧者以戶口蕃殖為稱惟刑官則異于是要必除苛解媮無文致之罪無掠立之刑使囹圄空虛無一囚可訊錄斯為能稱其職矣彼切切焉從事柱後惠文冠深文巧詆竒

詰他比太為陷阱于郡中園墻至不能容他日計課考
功曰某死罪若干某徒罪若干以是為上最豈聖人制
刑之初意與亦豈國家設官之美意與郡有守有貳以
理郡政又設推官以議法斷刑蓋亦不得已也環千里
之地十數萬之民其命皆係之苟非其人則民有不得
其正命者矣居是官者可不慎與臨武陳永以鄉貢進
士由舍選出身拜命為是官于南安濱行過予求贈言
予因本古人所以制刑及國家所以設官之意以告之

欲其知以不得已而存諸心如易所謂明慎如禮所謂
盡心庶幾為稱其職君其念哉毋忽

送傅推官序

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用之必於不得已可以
已而不已焉是豈制刑之本意哉昔者聖王既制刑書
頒之天下示民以不可犯復立刑官執刑書以斷天下
之獄使民知是書之必用而其條貫之必不可犯而犯
之必不但已是蓋用之以禁制其未然而非豫以是待

之也苟非甚不得已必不用焉其用之也必其原情揆諸理定以法比審故誤之因求法外之意然後用之不敢輕也我國家倣周典以建官內設六曹刑居其一外之郡設守倅者三而理刑獄者惟一其意蓋可見已守倅譬則菽粟稻粱之類所以養民生者也刑官譬則湯液鍼砭之類所以防民疾者也吏乎民者不思耕藝儲積以養民之生顧乃鯁鯁然招撫傳致求民之疾以施其吐下熨灼之方豈理也哉瓊郡去京師最遠民俗視

內地頗淳健訟怙法者固不能無然愚昧罔知而誤抵于罪罟者亦多矣予去家也久於鄉邦之事雖未必一一知其詳然聞茲數年來水旱相仍民多疵癘歲收薄惡物價騰踊蓋必有以名之者昔東海殺一孝婦天為之旱者三年意者刑罰有不中與乃者盱江傅君用端以太學生歷政刑曹謁選天官特擢吾郡推官受命之日即介封部主事左君時翊過予予一見之知其為仁厚和易之君子也退而語凡鄉人之在京者曰吾人庶

幾其有瘳乎所以推哀矜勿喜之心以生吾人者其在斯人乎回災異之變為豐穰之祥者其機在此乎僉謂予宜有贈言予故推古人所以制刑及聖朝設官之意以為君告非欲君以姑息惠奸也君其念之哉古人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又曰刑罰不苛是刑罰中教化君其念之哉

成化五年

贈潮州張推官序

崇川張仲鼎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者久之需選天官

拜命為潮州府推官命下潮之士爭謁予需贈言予謂
之曰以儒生而司郡刑四邑之民命庶其有瘳乎蓋刑
官民命所係一不得其人則一郡之民有橫罹非命者
矣一人非其命則感傷天地之和而召旱暵之災災仍
則歲歉歉則民不聊其生是則郡之治教雖總于守所
以輔其治弼其教召和氣致豐年則本於司刑之官也
烏可非其人哉昔東海寃一孝婦而致旱者三年一婦
人之非命何與于天而天乃以一婦人之故致一郡之

灾是則為一人而禍及千萬人也天豈屑屑為是哉盖
天人感通之理不以小大衆寡而殊天無往而不在人
無一而非天千萬人此天也一人亦此天也傷其一人
之天而天之在乎千萬人者亦從而傷焉可不慎哉由
是觀之司刑之官誠不可以不慎擇以其非獨有係于
人而實有係乎天也彼夫以案牘為師而從事柱後惠
文冠者詳于人而畧于天烏足以語此哉天人之理備
於易易于刑獄之事屢致意焉於噬嗑曰明罰勅法于

賁曰無敢折獄於豐曰折獄致刑於旅曰不敢留獄易者性命之書而于刑獄之事丁寧諄切如此聖人之意斷可識矣君以經學為學以儒科發身其諸異乎世之為俗吏者故于其行也推夫天人之理以告之

重編瓊臺藁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重編瓊臺藁卷十三

明 邱濬 撰

序

送鄭鈞州序

問羊知馬機開鍵閉昔之人固有用之以成名者矣君子不取也深文巧詆刺骨燔膚昔之人亦有任之以為治者矣君子不取也盖用智者術數有時而窮任威者

刑罰有所不能加若夫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
儲精蠖濩之中可以逆釐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
衝萬里當之者意銷遇之者心醉其惟誠乎予友雲間
鄭叔潤誠實人也質直而謹恪平生無偽言偽行自其
居家庭處里閑以至游庠序登甲科所以處已接物一
惟誠焉是務無所矯飾天順四年以名進士拜知鈞州
入境之初望車塵者瞻其容已動其心視篆之始拜階
下者接其言已革其面未嘗任智與威而四封之內自

然聞風而向化三年之間有如一曰今年以考滿來覲
闕庭天官考稱將歸所治凡與之交好者需予贈言予
惟叔潤之政治章灼人耳目如此奚俟予言為哉雖然
叔潤固無俟乎予言予亦不能以無言也然則將奚言
耶不過推明叔潤所已行而有驗者以瀆告之耳蓋是
誠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歛之則成已施之則成物
一念之至可以貫金石孚豚魚感鬼神動天地風可使
之止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河蝗可使之不入境鱷

魚可使之遠徙於海珠可使之去而復還况夫齊民也哉誠持此心而始終不渝不以智數威嚴雜焉若是而民之不丕化治效之不益著聲譽之不遠聞萬無此理也叔潤歸不必他求於此而加勉焉則雖古聖賢之事業亦不過此矣一郡守云乎哉觀斯文者謂予為迂且過者非知言者也亦非知治要者也

贈朱克信知連州序

南豐曾氏嘗嘆治越之吏莫致其治教之意使其民不

幸而不出閩蜀上然又嘆吏于茲者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不能也於乎今去南豐又數百年越之民俗日趨於華固不減於閩蜀矣但其長吏所謂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何寥寥哉今吾始見一人焉曰雲間朱君克信新以太學生擢知廣之連州方受命未即任然其穎然之材邁出等夷固已於膺鄉薦辭校官卒業太學銓試天官時見之不必度庾嶺泝湟川已逆知其足以當南豐之所期而有以幸連之人矣雖然古之人吏南服

著聲稱者如衛颯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茨克代之亦善其政任延鑄田器教民墾闢錫光並之漸以禮義其他如許荆孟嘗之輩皆能致其政治之美教化之善載諸史冊可考也而南豐曾不之取顧有莫致之嘆豈不以是數公者僅能補偏救弊於一時而不能滌其俗以驅於治使其久遠而不變乎由是觀之吏於越者誠難矣所謂滌其俗以驅於治居閩蜀上使無不幸之嘆在南豐時苟能是已謂事出千餘年之表為美之鉅矧

又去其時數百年後乎則其事尤難而其為美愈鉅可知矣君通經學古者也志大而不安於小故予敢援古人之所未有者期君君其有以幸連之人俾無負予所期哉使世有南豐者復出則必不嘆頽然邁衆者之無其人矣尚勉之哉太學生嚴和者連人謁選吏部幸其郡人之得良守也徵予言為賀予亦雅知君故欣然為之書

贈新興賀知州序

朝廷以滇南地僻遠恒慎擇其長吏非其人不輕予之
所予者必出自學校通經史知理道達政治者也天順
壬午冬十月天官卿羣士子之需選者而銓試之首擢
長沙賀恕近仁為雲南新興知州循故事乘傳將之治
所其鄉友某謁予文以為近仁之官贈予聞地有遐邇
而人情之好惡則不遐邇異也均好生而惡死均好善
而惡惡均好逸而惡勞均好聚而惡散均好取而惡予
均好利而惡害善於治者順其性而導迪之寘之生全

休息之地而不拂其情斯相安矣彼昧者乃荒遠其地鄙夷其人畜視而漁食之使其失其所以為生者一旦至於啓事造釁非惟彼不得以安其生而已亦不能安其位矣豈不兩有所失哉考之前志古人之治於斯者若張喬除去奸猾而三十六郡盡降張處陀以淫虐致亂禍延二十餘萬人梁毗不取一金酋長感悅史萬歲貪其賄賂隨服隨叛則人情好惡大畧可見矣豈以古今而異哉且順其情則服逆其情則去雖齊魯吳越之

民莫不皆然况荒服之外乎是尤不可不加之意也賀
君湖湘故家子曾大父以下世為顯官得家庭之傳有
素發身賢科卒業太學遍交當世知名之士所謂通經
史知理道達政治者非其人耶天官卿首擢斯任誠真
知人予知其必能順民之情以導迪之克副聖天子軫
念遠人之意必矣異時政聲彰聞其名位殆不止此也
於是乎書

贈儋州林知州序

莆田林侯之守儋州也政行惠流民夷悅服儋之士咸
以為前此數十年握郡章者皆未之或過也自予來京
師凡郡人以事至者詢及賢守令必曰林儋州及求其
所以賢則又徃徃不能言嗟乎為治而至於人莫能言
非不能言莫得而言也昔班孟堅傳循吏六人各以
一事擅聲於時獨河南之守吳公無事可書止曰治行
為天下第一一言之外無可書也豈真無可書者耶噫
為政而人無得而言史無得而書其真循吏哉雖然古

之所謂循吏者往往在河朔汝潁之間未有地遠而偏如儋耳者也地遠而偏已之臧否上之人弗聞知也民之欣戚上之人不聞知也有善名不揚有惡聲不彰名不揚則賞不及聲不彰則罰不加賞不及則怠罰不加則恣怠則多苟且之政恣則無顧惜之心此世之仕者通患也自非的有所見確有所守未有不怠且恣者焉古人有言無所為而為者義也侯殆有見於此乎今年春鄉人賈偁者來京師拜官南還濱行求予文將持歸

以為侯贈予問之俱無可言予亦無可書也若侯者其庶幾古循吏也耶誠一其初終不中變焉名位將不止此也

送潁州高同知復任序

嘗怪歐陽文忠公世家廬陵及其宦游四方歷守七郡所至如滁如揚如亳如夷陵皆不之思而獨惓惓於潁既去任而猶思之不置時時見於文字間迨其晚年得遂所請乃不復歸吉而終老於潁焉意其人民土俗必

有異於他郡而足以感公之心而為所愛慕者不然故鄉飛鳥亦啁啾之言豈公徒能言之而不能允蹈耶及觀思頴詩集序所謂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然後知公之所以眷眷於頴者意有在也況今地在王畿內為帝鄉之支郡漸染聖化日深其民風士習必有非昔比者則夫今日之仕於是也其官閒無事之樂殆有過於昔人者矣泉南高明文顯佐茲郡者六年矣吏習而民安之今年以滿兩考來上天官績以最

聞將俟九載而超陞焉其治下張翀等計其在郡之時
僅餘一考慮賴人之不得久專其惠也欲言之而辭不
足以達意謁予文以代之言嗟乎世之仕州縣者恒多
以魚肉視其民民用是亦視之以寇讎一旦解任而去
也如騎虎而得下而民之幸其去也如負芒刺而得釋
况去之復思思之而冀其復來耶由是以觀文忠公之
於賴非獨其民俗之善抑亦公之德政有以感孚乎其
人也蘇子由嘗稱公之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

之則公之所以得潁人心者其在夫子聞文顯之治
潁亦有上下相安之美豈其天資近道故其所行亦有
暗合於公者乎不然何邦人之戀戀於文顯如是也文
顯臨先賢之故郡治其遺民之子孫誠能體其心而施
之不縱弛以寬不苛刻以察始終一致而不變焉則雖
不能與之齊驅而亦可庶幾其萬分之一矣方今朝廷
清明尤注意於牧民之任未有庶幾如古者而使滯於
常調也治行第一徵為公輔潁川舊有故事豈古有其

人而今無乎文顯當是時其亦思頴否乎是為序

送膠州陳節判序

漢史傳循吏六人而其一出膠東膠東之治流芳史冊古今以為美談於乎王成何以得此聲於當世哉考史所稱其勳之大者亦不過謂其勞來不倦以致戶口蕃殖耳夫勞來非難事也而數百年以來未聞能繼其後者何耶豈古今人不相及耶抑古之民易治而今難耶不然則當時流民自占八萬餘口皆偽增誠如史氏所

云邪建安陳君廷輔以太學生擢倅膠州三年如茲矣
報政來京天官考其課居最將還任所過予求言予聞
今之膠州即古之膠東也疆域如故而守茲土者未聞
有如王成者豈真不可如哉顧吾所以勞來不倦者未
如之耳夫勞來可能也勞來而繼以不倦者難能也故
雖尼父之聖師與由之賢所以教之為政者亦惟以不
倦為言然則成亦有得於孔門之教歟矧吾廷輔出自
學校其於孔門不倦之教服膺有素心聖人之言臨古

循吏之迹所以繼其芳躅而追配之者誠無難矣但不
知果能不倦否乎州之守虞君濟民予友也君歸而以
予言諭之相與勉焉則夫三齊之間有以賢守佐並稱
者必吾濟民與君也王成豈獨專其美於膠東哉古人
豈終不可及哉是為序

贈姚自明擢大興知縣序

國朝赤縣令之制視他縣令秩高一等朝夕得預朝參
他令則覲見有時也三年考滿得給勅命他令則必待

九載也善政著聞則不俟終考而不次超擢他令則必循資格也有所按問必待上請他令則不待報而徑逮置對也均是令也而朝廷待之獨優優之所以重之重之所以難其選也選之難也如此則居是任也夫豈易哉蓋以天子輦轂之下百責萃焉百需出焉五方之民聚焉上有文法之繩旁有掣肘之拘下有摘紙尾之抗甚至有近貴之矯虔法比之撻舛知識之請求而必欲一如其志以行難矣哉自非材行之卓持守之堅者不

足以當茲任也求其足以當茲任者於今吾得一人焉
姚君自明是已君廬陵人其先以旁累謫戍朔方因家
焉發身戎行奮志經史一旦拔等夷而出以與天下豪
儁士相頡頏非材行之卓不能也登名天府四至禮部
得校官輒不就卒業太學幾十年斷斷乎其必得所志
而後已然而弗偶卒亦末如之何今不得已始就舍選
以出非持守之堅不能也古人有言窮之所養則達之
所施以是占之則君之於是任優為之無難者矣嗟乎

天下事本無難者顧在我者有不足耳以我之不足故見事之有難非事之難無諸已也使在我者恢恢乎常有容地綽綽乎常有餘才灼灼乎常有定見卓卓乎常有固志則事之未來也有以炳其幾先其既至也有以中其肯綮其已過也有以得其歸宿則雖天下之大幾務之繁尚優為之况一赤縣令乎此予所以斷焉知君足以當茲任而無難也天官卿承上命而以君膺是選真誠知人而君亦真無負所用也哉君之同學某某謂

予與君有一日之雅需言以贈於是乎言

送莊瑩中赴秀水縣序

金陵莊瑩中以名進士擢知秀水縣其友李應禎求予
文以送之且曰郡縣之吏難莫難於令而瑩中以妙年
書生初筮仕即得令繁劇之邑命下惕然懼其難而圖
所以盡其職者而未得其方願子一言以勗之予曰令
而難矣誠如瑩中所慮者然其所以難者有三焉莫難
於臨下莫難於事上尤莫難於律已盡是三難而無愧

焉則令之職舉矣何者難得者民心也難知者民情也
難變者民俗也難察者民偽也難草者民弊也難瘳者
民病也萃是數難於令一人焉必欲事事中其理人人
遂其欲難矣事上之難殆有甚焉褊迫者難事也貪欲
者難事也忌刻者難事也偏私者難事也暴虐者難事
也瑣細者難事也臨吾上之人有一於此而欲行吾所
學使吾志得以直遂而無掣肘之患難矣律已之難尤
有甚焉莫難制於欲心莫難過於私心莫難懲於忿心

莫難廣於褊心莫難正於偏心莫難約於侈心莫難保於常心是數難者一或忽焉其欲不獲罪於上賈怨於下以稱吾之職難矣為令之難一至於此可不慮哉可不懼哉應禎再拜曰子之言至矣請以是語瑩中俾之思其難以圖其易服子之言於無斃於是乎書以為送莊瑩中赴秀水知縣序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今之縣令古百里侯也於民有父子之道焉於吏有君

臣之道焉於學校有師弟子之道焉士之筮仕即得百里之地有數千戶之民以君之父之師之亦可以行其志矣然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目即視州縣如陷阱然惟恐己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職之未易稱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之未易修舉耶曰皆非也政以其胸中之勃勃然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府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郊迎令

狐峒刺吉州謁見齊映從容步進不昧首戎器即以得
譴夫府帥之見大府刺史之見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
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瞻馬
首脩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既就館拱手立座下
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
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
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乃以闕異端忤權貴
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

容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予友段可久少負竒
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為人不肯媵阿隨人後
舉進士即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
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縣嗟乎可久豈百里
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
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
十步之遠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尚明理以御氣
無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面於

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之惟恐
後其為科目累也太矣予托交可久相知最深於其行
慕古人贈處之義方將有所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
率其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其行遂書以贈之可久得無
異吾言乎

贈孟縣張知縣序

會稽張君景璫以昌平縣縣丞九年考滿陞知懷之孟
縣行有日其友尚寶司丞江君宗海中書舍人張君升

之輩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文不可將請之大方家景
獻曰必得某文時予方在告升之以文請予辭以疾明
日升之偕宗海復來且曰張君慕子之文必欲得之子
毋庸辭嗟乎予言何足為人輕重而張君必欲得之哉
予聞君山西布政公之從子福建僉憲公之嗣也其學
業得之家庭之授受者有素向丞昌平密邇京師且在
山陵下事煩劇而民難治君從容為之綽有能譽其於
治體固已試驗之有素况孟視昌平不逮遠甚而今視

丞其權任亦自不同譬之屠牛之刃不難於割雞豚彼大而此小也斷髀髀之斧斤不憚於剗膚革彼難而此易也道瞽者之相不憂其步履之顛躓彼相人而此自行也雖然人固有能於大而不能於小者不見海舟乎能出沒於吞天浴日之波濤至於入溪澗則膠矣亦有能難而不能易者不見猛將乎能塞旗斬將於鋒鏑紛擾之中優游樽俎間或至失匕箸矣又有能助人而不能自為者不見奕棋乎能料敵制勝於袖手旁觀之時

當局則昏瞶矣雖然此所以論庸衆人也非所以論出乎衆之人也材之出衆者天分既高而又假學力以充之持之以定志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強力則是天下事無大小無難易無人已一切優為之矣是之謂天下之通才君得無近似之乎予力疾書此以塞二君之請俾書諸帛以贈張君之行君得無異予言乎

贈鄭陳留復任序

予官禁近居京師凡吾嶺南人游宦四方者無問識與

不識人來自其治所者必詢其治狀治則為之欣然否
則不樂者竟日予友海陽鄭君暉之為陳留令六年於
茲矣人來自汴者往往稱其善不容口及求其所以善
之實則相顧愕然擬議者良久而卒亦無以為對嗟乎
此君之治所以為善歟老氏有云其政悶悶其民醇醇
君之治殆近之乎夫善於治者無迹大凡存形迹者為
名者也苟行其所無事而不容吾心因民之俗而不立
異順民之天而不拂其所欲公是非而是是非非之同

好惡而好好惡惡之時其耕而耕焉吾不爾督也擇可
勞而勞焉吾不爾私也縲緒而織縷字幼而孳畜吾不
爾程也某山有木可為棺某亭有豕可用祭吾不爾知
也夫然則雖無殊異之行超卓之功而民陰受其賜也
多矣視彼煩禁令程功課要聲譽以希賞擢者其誠偽
正譎之分奚翅天淵乎哉君為陳留非一日談其善者
非一人至求其實乃無一事可指非無事也有其事而
無其迹也無迹故無名無名故不可得而指言焉雖然

日計不足者月計恒有餘在位無赫赫之名者去後恒見思抑孰知其不務一時之名乃所以垂久遠之名歟今君報政天官考最將還鄉人寓京者求予文贈之予多君善於治凡吾嶺南人仕中外者皆預有光焉故樂為之書

送梁景熙知蕭山縣序

皇帝復正大統之四年因天下百司朝覲京師首舉更賢育民之典簡州縣之吏去其尤無良者擇進士中之

有名者往補其處於是吾鄉之為進士者四人預焉潘
洪克寬得東平州崔浩文淵得吳縣吳澮源深得弋陽
縣梁昉景熙得蕭山縣四人者景熙年最少而蕭山尤
號難治愛景熙者咸為之慮焉予曰無慮也胡無慮耶
有恃也昔宓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
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邑用以
治今蕭山之人可師可友者吾不得盡知也乃若碩德
古學為天下所宗仰者有冢宰魏公焉公邑人也百世

之遠聞風尚興起况親炙其人者乎清德惠政為兩浙
所稱最者有太守彭公焉公鄉人也千里之遙引領冀
覲况親為其屬者乎以吾景熙英妙之資謹厚之道通
經學古之才得二公以為之師法其於治邑也何有予
所以恃而不為景熙慮者此爾嗚呼古者學而後入政
今吾景熙因政而得師異時學之所進當不在子賤後
而蕭山之治豈下於單父哉予於是不獨不為景熙慮
且為之喜且幸矣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

贈韓敬夫序

予友韓敬夫世家河內之修武以正統丁卯鄉貢進士
第試禮部不得意其後屢試皆然今十有六年矣始以
太學舍選得為婺源縣知縣濱行過予言別曰某太學
十年交游之舊茲忝有民社之寄才薄而任難心甚惴
焉吾子能無一言開發我乎予惟婺源文公之闕里也
吾敬夫平昔所讀者文公之書凡其所以見於修身制
行接人待物者何往而非文公之道今將臨文公之故

里以治其鄉之遺民不過推文公之道以行之焉耳豈
俟他求哉夫文公之道全體大用之道也大而以之治
天下次之以治一郡一邑小之以治一家無用而不效
鑿乎如衣布帛必可以不寒食粟菽必可以不飢也雖
然求之於空言孰若求之以實效昔文公三任民事其
在同安也莅政事以勤敏開士子以義理其在南康也
列三條以新政化定規式以明教條其後臨漳之政亦
稱是焉寬嚴適宜政教兼舉其施為之序俄頃之化非

但足以致一時循良之績而實可以為千萬世治民之
規矩繩墨秦漢以下所謂循吏者皆不足道也吾敬夫
誠能一遵文公之所已行而效者還以治諸其鄉之人
吾知文公在天之靈亦未必不莞爾而笑也敬夫其勉
之哉敬夫曰唯唯適監察御史司君希謙求予贈言遂
書以為敬夫之官之贈

贈如臯易知縣序

子友高涼易君立方以易經領東廣鄉薦今二十有七

年矣數試禮部得校官輒棄去游太學者久之然卒不能如初志也今年夏拜命為揚之如臯知縣戶部主事蕭君有慶與之有連過予徵文以為君之官之贈嗟乎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溢也流之長其理然也君老於場屋深於世故一旦小試之以百里之政吾知其無難者矣予聞古之君子四十而始仕植之於既固之後決之於將溢之時故其於天道民彝物理事機人情世態時宜地勢官政吏彝士風土俗無不究諸心而求其故

或得之於簡冊或得之於傳聞或得之於謠誦或得之於談論或得之於涉歷或得之於耳目閱世久而經事多其輕重長短大小遠近厚薄迂徑險易深淺廣狹多寡強弱虛實高下明晦同異詳畧繁簡羸縮淳澆真偽始終本末因革損益良莠新陳偏全常變先後久暫豐嗇利害成敗盛衰得失曲直誠詐是非可否取舍好惡向背莫不的然知其所以如此與其所必當如此而不得不如如此所不可如此而決不如此者一旦出而用之

於時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無不效焉者以故
吏多善政國無失治民得以遂其生物得以止其所有
由然也後世則不然矣夫以血氣未定之年而當夫人
民社稷之任歷世淺而練事少徒恃其資稟而無問學
講習之功甚者負驕吝之氣懷苟且之心其不至倒行
而逆施之者幾希如此而欲求吏治之循民生之安胡
可得耶胡可得耶若君者可謂閱世久而經事多矣海
陵民得斯人而為之父母豈非幸哉詩不云乎豈弟君

子民之父母欲其強教而悅安之也又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欲其順民所好惡也知所以強教之則不過於慈知所以悅安之則不過於嚴然必順民之所好惡而好惡之則其所以悅安強教者皆得其平而不至於倒行逆施矣如此而為民父母庶幾異乎未知為父母之道而遽使之有室家者歟於是乎序

送乳源李知縣序

予少有志民事思欲得一僻小之邑治之以驗所學之

何如蓋地僻則過往稀而迎送祇承之事不常有邑小則人民寡而可以遍識其所部之人政務簡而民寡則吾才足以勝之有一事則治一事無則不生事也和之而不倡也因之而不草也馴之而不擾也平之而不怒也理之而不亂也順之而不隨也老而老幼而幼富而富貧而貧吾不與易焉是則是非則非多則多少則少吾無容心焉與之相安於名分之間相孚於形迹之外相樂於日用之常相忘於道義之中夫然則雖白首下

僚終身遐僻亦所不辭也已而僥倖甲科入禁林其志
竟弗克伸今髮種種矣每聞士大夫談及民事輒憮然
自失者久之今羊城友人李君宗賜拜命為韶之乳源
知縣若乳源者所謂僻小之邑非耶乳源密邇羊城其
風聲氣習相去不遠而吾宗賜以鄉人令鄉邑因其俗
而治之其事半異鄉之人而功必倍之乳源人得宗賜
一何幸哉然此豈獨乳源之人之幸亦吾宗賜之幸也
人生斯世均是人也而吾為人獨得為民之父母孰不

仕而吾獨得於鄉隣誠能盡父母之道而使吾鄉邑之人尊敬愛戴之無已生則尊親之去則思慕之又何用高位大邦為哉予與宗賜同生嶺表俱業儒而習禮宗賜乃獨推所學以澤夫隣邑之民而予不得以少伸其志視宗賜寧無少愧哉雖然宗賜誠能舉予所云者以見於行則亦無以異乎予之行矣

送南海吳知縣序

嶺以南邑之最大者莫如南海其最劇者亦莫如南海

生齒所聚商族所趨工巧所萃地利所出珍貨所居皆他邑所無有者非獨嶺以南所無有雖吳楚之區亦鮮其儷且又倚郡郭下會府所在使節所駐衆道所由諸番所會百責所委皆他邑所不能供者非獨嶺以南不能供雖吳楚之區亦所不堪其大且劇如此為令者非有守有為之士不能一朝居也建安吳克明以太學生解褐得令於斯予素知其為人盖有守有為者誠真足以當是任哉盖克明蚤以經術發身賢科不屑小成得

校官輒棄去游太學師友天下賢豪以終所業其志蓋將大有為也而未克試茲其初試乃得夫大而且劇之邑可以驗其守與為矣夫惟有守則物之干也漠然不足以動其心夫惟有為則事之處也犂然各得當其處物不動其心則大而視之以小重而視之以輕有而視之以無硜硜乎不可入矣事各當其處則煩而處之若簡劇而處之若易衆而處之若寡恢恢乎有餘地矣夫志足以有守而才足以有為則四海之廣機務之繁且

優為之矣況彼區區百里之地尚得為大且劇乎哉雖然有守者又有為之本先正有言人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豈能有所為哉予因邑人士之請誦斯言以為克明之官之贈

送清江管知縣序

今制由儒而仕有二途曰科目曰舍法舍法循資以用常才而科目則以待非常之才焉國初定制兼用之布列中外蓋均任也近世太學生得內任者十無一二而

進士則十而八九矣於是仕者遂至重內而輕外一登
甲科則京秩乃其囊中物而視州縣之職如草菅然不
幸得之匪怒則戚嘻其甚矣惟有志之士則不然其仕
也不必於內亦不必於外惟所用之而已固未嘗有所
輕重於其間譬之金馬用為劍則以割用為鑑則以照
用為戈戟則以擊刺用之而無所不可斯為良器苟金
之在冶也躍出而自鳴曰我將為此而不屑於彼豈非
不祥之甚哉金臺管世隆以進士擢清江縣知縣命既

下人咸謂世隆生長輦轂下必將戀內而厭外而世隆方且治裝戒行無毫髮不平意見顏面噫所謂有志之士非耶蓋君子之志於學也將以用之用之於內則志於致君用之於外則志於澤民職任有內外之殊而以行吾志則一也雖然澤民易致君難內之致君也非夫閱歷之久倚任之隆聽信之篤未易以致其啓沃之功而引之於當道以成夫治平之效若夫外之澤民也則隨吾身所至之遠近所為之大小所轄之衆寡朝發而

夕至矣苟存吾心推所學盡其職以施夫及物之仁皆可以成一時之治安一方之民而不負大君之所命矣不負所命是亦致君而已矣奚必日侍左右近清光而後謂之致君也哉矧民者君所藉以為治者也吾能保其民是能分其憂以安其位矣所謂致君也孰大於是方今聖君在上圖治若饑渴固未嘗昵適忘遠而掌鈞衡者又能體上之心將以均內外為已任士仕斯時得外任者但患不能平其氣以立其志焉耳有志於斯民

惠澤洽於一方聲名流於四遠則自外而之內由小而
之大可計日而待矣世隆將之任其同年進士有為之
求贈言者於是乎書以俟

送容縣林知縣序

羊城林廷輝鳳翔以禮經數至禮部連不偶今以舍選
擢廣西容縣知縣戒行有日鄉之士夫寓京師者謂予
於鳳翔有夙好來求贈言且曰先生明於治體何以教
鳳翔予曰莫急於城守有笑予者曰先生何迂哉城守

者將領之事也而以責之長吏是庖人不治庖而責尸
祝越俎以代之也先生何迂哉予曰不然使鳳翔令容
在十數年前予勸之以此誠迂也又使鳳翔得邑在齊
晉吳楚之域而予勸之以此誠迂也今夫廣右之地尚
氓竊發歲無虛月曩時鷄犬相聞之處禾麻接畛之場
今則丘墟矣數十百里之間人煙蕩然僅僅存者孤城
耳一方之民人幸而不係繫於異類汗血於兵刃者咸
假息於此與夫倚山結聚以避寇者亦莫不眊眊引領

恃此以為聲援苟循故常拘職守心心覩覩尚襲前人之故迹則身且非我有何有於民哉是故雖有良法善政亦無所於施矣矧容之孤城守以羸卒數百前此亦嘗破於賊矣往事之明鑒也可不慮哉昔趙襄子使尹鐸為晉陽而請以保障為先君子與之彼全盛無事之秋且然而況此殘破之區乎予所以勸吾鳳翔以城守者此也鳳翔誠不迂予言先事而慮不以無事而怠弛不以有事而失錯兢兢焉如慈母之鞠其病子撫摩愛

惜既恐其舊病之不去體復慮其新有所加也如舟人之操陋舟謹其出入見雲而思風未晚而思歸泊之地時時視其罅縫恐水之或滲以入也如病者之畏風扃其戶塞其竇又必厚其衣衾或坐或卧必擇夫溫暖之所恐其或有以致之也若然則民得所保障矣夫然後以發其政以施其教尚何往而不可哉笑者聞予言而心醉遂請書以贈鳳翔予載告之曰季路言志於尼父欲因師旅饑饉之後期以三年可使其民之有勇知方

鳳翔今得邑於容庶幾近之其尚知所勉哉

送鄉友富川韋知縣序

鄉友韋君忠以太學生釋褐為富川知縣將之任友人符君文質謂予曰凡吾同郡之士出自學校謁選天官者拜命之官吾子皆有文贈之韋君子同邑又相好其不吝於言也必矣敢以為請竊惟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子也業儒而貧仁道之大又非所敢當故惟竊仁人之言以為吾鄉故舊朋友臨別贈非敢公言於

人人也傳不云乎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是為治莫先乎禮讓也吾願君以禮待人史不云乎吏以案牘為師是居官莫先乎守法也予願君以法持已或曰先王制禮所以治躬非專於人也朝廷立法所以治人非專於已也子言無乃偏乎予嘗觀夫世之為長吏者知有勢位而不知有禮知責人而不知正已僅得一官自視哆然甚尊且大視民如草芥視士如仇隙獨不念吾之祖若父亦齊民吾之身亦嘗為士吾以人而治人易地則

皆然耳吾之待人也不以禮可乎已之身率意肆行舉
手搖足皆離三尺法中而不知檢顧乃從事司空城旦
書專恃柱後惠文冠公以責諸人曰某家於某事可案
某人於某事可論獨不念吾之所行一一皆合法否乎
噫斯二者天下為長吏者之通患也是皆予與君在學
校時所親見者也今君荷國家作養厚恩一登仕即膺
七品之秩有百里之地慎毋效尤則予贈言之意亦諸
友同贈之盛心也

贈鄉友馮深之南康大尹序

予友馮君深之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者久之謁選銓曹拜命為南康縣知縣戒行有日過予言別且曰何以贈我予贈之以一言曰畏或者笑予曰馮君質直而寬厚策之以強執操切尤恐其不能以振厥職乃勸之以畏豈對證之藥哉予曰不然天下之事何者不成於畏而敗於忽哉人惟不知所畏也故謂天理不足恃謂世事不足為謂人言不足卹謂經訓不足信謂古人不足

法謂官職不難稱謂政治不難舉謂上官不難事謂下
民不難治謂小人不難遠謂案牘不難清謂吏弊不難
革一有不足之言則於事也輕一有不難之心則於事
也易輕與易皆生於不畏也夫以殷之中宗猶曰寅畏
周之太王王季亦曰克自抑畏世之人無古聖賢萬分
之一何所恃而不畏耶畏之一言誠君子存心制事之
藥石也人莫不然而仕者為甚仕莫不然而長民者為
甚夫以一介書生初舍鉛槧之習用未試之學以御經

事之吏治倥傯之事蒞多欲之民不幸而又遇夫褊刻之上司苟非存乎畏心其能有濟也鮮矣馮君之任誠能以此一言終身行之事之來不敢以輕心處之畏罪謹之及也物之至不敢以易心待之畏疵議之加也夫如是則雖以之處大事適遠夷無不可者一邑之宰云乎哉或者唯唯而去遂書以為贈馮君之南康知縣序



重編瓊臺彙卷十三